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綠牡丹 第四十八回 鮑自安三次捉奸淫

話說班頭領命，王倫催動人夫隨後。且說班頭來到山門，用手敲門，裏邊黃胖問道：“那一個？”班頭道：“建康道王大老爺路過此地，天晚無處歇，要來廟中做公館，叫你們伺候。”黃胖暗道：“該死的孽障，凶神五道正要尋你，被我師父化下，自投而來。”又不好直言相告，回道：“此廟房屋頹壞，不可居住，去別處再換公館吧！”班頭道：“別無落地，惟你廟中寬闊，速速開門，王大老爺後邊即到。”黃胖道：“好獸人！我說沒有房子，還在這裏歪纏。”班頭見不開門，祇得回來。王倫也到，人夫已離不遠。班頭上前稟道：“小的纔到三官廟叫門，和尚祇是不肯開門，回說廟中房屋傾壞，往別處再尋公館。小的又道王大老爺就到，叫他速速開門。他反說小的惹厭，與他歪纏哩！”王倫道：“或者真是房屋壞了。怎奈別無可住之處，這便怎處？”賀氏在轎內淡笑一聲道：“好個三品道爺，連一個破廟也不能借，又不是長遠住，不過暫住一宵；且又是晴明天氣，管他漏與不漏，就是不肯借罷了。也未見這種和尚，一發可惡，又不頂了你的屋去！”王倫被賀氏幾句言語激得心頭火起，分付人夫直奔三官廟前來，看他敢不容留。且說黃胖打發班頭去後，進來對師父說知。消安眉頭一皺，想道：“雖已推去，必還要來。這些英雄若是看見，那裏還顧得化過未化過！我將他眾人請至旁院兩開淨院中奉茶，使他們不見面，或者可以饒過。”遂道：“諸位檀越俱已布施過此二人，但貧僧心中終有些狐疑。如真心施舍貧僧，檀越今日俱莫回去，此廟旁有一小院，是兩間淨室，乃貧僧師徒下榻之所。請諸檀越進內，貧僧奉茶一壺，備幾樣粗點心，同談一宵，讓他過去，方纔放心！貧僧所化者，是免他今日之死；後來他處殺斬存留，貧僧莫敢他問。不知諸檀越意下何如？”鮑自安道：“既已出口，那有改悔！今若不信，我大家就領厚情。”於是起身，俱到旁院淨室來坐下。

不多一時，外邊敲門甚急，消安師徒知是王倫等來了。遂辭了眾人，走出小門，回手將門帶上，用鎖鎖上，纔到山門。問道：“何人敲門？”外邊道：“大老爺駕到，還不速速開門！”消安即刻開了門。人夫馬轎，俱各進內。三官殿舍本是兩層院落。王倫同賀氏進了後殿，人夫俱在山門以外。王倫、賀氏拜過三官大帝之後，來至殿上坐下，分付喚本店的住持來。消安走進，謹遵法規，雙膝跪下。王倫道：“好大膽的和尚！本道到此天晚，差人前來借宿，你怎麼閉門相拒？天下官能管天下民，輕我建康道不能管鎮江之民麼！”消安道：“先那夫差來，僧人不知。在後廂回話者，乃僧人一個徒弟。殿宇雖然傾壞，豈不可暫住一宵？夫差去後，僧人方知，故前來伺候。”王倫見消安說得在理，先乃是徒弟無知，就氣平了，說道：“你既不知不罪，你下去！”消安又磕了個頭出來，又開鎖，進穿院而來。

且說任正千等見消安師出去，向鮑自安道：“老爹費了多少心思，欲捉奸淫，今輕輕就布施了和尚，豈不枉費其心乎？”鮑自安道：“諸公不知，消安師徒有萬夫不當之勇，且性如烈火。前任大爺不肯應允，他們有怒色，我故隨口應允；若不允他，他師徒必然護他，再通知信息與王倫，豈不是勞而無功！”眾人道：“他今出入俱用鎖，我等如何得出去？”鮑自安道：“牆高萬丈，怎能禁你我？三更天氣自有法。”又叫過濮天鵬來附耳：如此如此。濮天鵬听得含笑點頭。消安已走進來相陪，命黃胖烹茶，做了點心。這且不表。

王倫一眾人在路上已吃過晚飯，住了公館，不過用點心茶酒。點心是有隨行廚役做成，預備茶酒，又是他馱子上自帶銅鍋、木炭、風爐，毫不驚動和尚。下邊人役，一路疲倦，餓是不餓，都想吃酒解解倦乏。就有那個好吃酒的，未曾到那裏，他就先看看糟坊酒店。進廟之時，早已望見廟北崗子上兩個酒字燈籠。諸事完備，揀契厚的約幾個走去打酒吃。原要打酒到廟中吃，及到酒店中，見兩個舖中俱是女人在此；況且又生得妖嬈可愛，即不肯回廟，要在舖中吃酒看女人。一盅下肚，皆直眉瞪眼，麻癱在地下。舖後有留得的人便叫拖出，丟在澗溝內。有的人打酒到廟中吃者，花老等發的是好酒，回廟說：酒舖中兩個俊俏女人掌櫃。個個將酒拿回舖中，以借杯為由。三月天氣，那有吃冷酒之理？要在店中煨暖，花裏尋春。花老等放藥下去吃了。亦照前拖入澗溝。正是禿子頭上打蒼蠅，來一個打一個。人夫、書役、人夫，但凡衙門中人，那一個不好眠花宿柳！未到一更天氣，百十人，俱皆迷倒八九十；未迷者，是那不吃酒者成人，並王倫不時喚呼者，不過十數人。

天有二更時分，鮑自安聽著外邊沒有喧嘩之聲，已料是花老弄攏的了。見消安師徒不離左右相陪，鮑自安故作瞌睡之狀。消安見鮑自安是年老之人，遂道：“何不在貧僧床上安睡安睡。”鮑自安道：“卻是有此倦意。諸公在此，我怎好獨睡！”眾人都會意，齊道：“我等明日都要起身，亦不能坐談一夜。美茶點心俱已領過，卻都要睡睡纔好！”消安暗道：“叫他們屋內安睡，我師徒門外坐防，必不礙事。”遂道：“既諸位欲臥，何妨草榻？祇恐有屈大駕。”眾人道：“我等不過連衣睡睡，誰還脫衣。”於是各位英雄俱在他師徒兩張床上而臥。消安將燈吹熄，同黃胖走出房門，回手帶過，搬了兩條凳子，各坐一條。各人身旁倚一根生鐵禪杖，在外面防備。

卻說鮑自安睡未多時，輕輕起身，悄悄的走至房門首望外觀看：正是三月十五日，西邊月亮如晝。又見消安不過帶上房門，卻未帶合。上有一孔，鮑自安看明白，懷中取出香來，暗暗點著，放在空中口一吹，不多時，消安師徒兩個噴嚏，皆倚壁而臥。鮑自安喚眾人開了房門，仍自照前帶過，走至小門，又將門撥開；眾人出來帶過，將鎖扭掉掛上，各持兵器看了看，角門關閉，眾人一縱，俱躡過去，將角門開了，令董超走進。董超見他八人一縱即過丈餘牆垣，早已嚇得膽戰心驚。既入虎穴之中，少不得放了膽隨他進去。諒後邊沒有多人，也不用香了，怕誤工夫。打開後門，將丫鬟婦孺盡皆殺之。王倫、賀氏雖然睡，卻未睡著，一見眾人進來，祇當是強盜行劫，及見任正千進來，知性命難活。任正千一見王倫、賀氏，那裏還能容納！舉起鋼刀就砍，鮑自安用力擋住，說道：“大爺莫要就殺，我還要審問他哩。”任正千听了，祇得停留。鮑自安令他二人穿起衣服，用繩綁了。兩廊下還有七個家丁，听得殿上一片聲響，即來救護，俱被殺死。鮑自安將王倫、賀氏行囊，各色細軟物件，金銀財寶，打起六個大包袱。余謙、任正千、巴氏弟兄四人各背一個，鮑自安兩脅夾著王倫、賀氏。董超腿已唬軟了，空身尚跟隨不上。大家出了山門，奔茅篷中來。及至茅篷中，余謙道：“濮二兄尚未來到。”鮑自安道：“余大叔，你莫管他，他後邊自來。”又道：“我等速速上船，奔路要緊！”大家奔至江邊，上了船。濮天鵬背了一個小包亦到。鮑自安點過人頭，分付拔錨開船而行。

且說天已發白，消安師徒醒轉，自道：“今夜這等倦乏，一覺睡到天明。”起身走出外邊，欲到小門照應王倫人眾，一看門竟開著，說聲“不好！”回身進房，那裏還有一人！越過牆走向後邊一看：祇見屍橫滿地，一路血跡，東一個屍首，西一個屍首，並無一個生人。消安不看猶可，看了時，有詩為證，詩云：

禪心臨發怒，氣極挫鋼牙。祇說蒙一諾，豈此變虛言。交朋原在信，始不亂心田。今遭奸偽騙，前語不如先。

話說消安心中發恨道：“我今著你這班匹夫所騙，與你豈肯干休！”回至房中，束腰勒帶，欲趕眾人，轉一看：床頭板箱張開，用手一摸，大叫一聲：“好匹夫！連我他都打劫去了。”正是：費盡善言將人化，代人解結反被偷！畢竟消安不知追眾人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